

山雨欲来风满楼，适逢多事之秋，未来充满变数。随着国家一号人物公布的2017年财政预算案，全国27所师范学院上空随即乌云罩顶。想及答应编委同学为《翱》年刊寄上一篇文稿，眼看截稿日期已近在眉梢，沉甸甸的内心却怎么也无法托起一支笔。肩负着培育国内小学师资的使命，9所师范学院即将随着一声令下而被迫走入历史的长廊。

同道传来面临关闭厄运的9所师范学院名单，我看到了自己的母校——吉打双溪大年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也在榜中，内心着实纠结难受。名单上，还有大山脚端姑百能师范学院。拣着散落一地的沮丧，回忆的匣子竟被撬开了。记忆碎片中一张张师范校园的剪影，如电影倒带自动播映。

在正式成为教师之前，我被安排在大山脚端姑百能师范学院面试。那对于我，真是一个非常倒霉的早晨。也忘了是什么原因，向来糊涂随性的我在这个重要的早晨，竟然被自己的性格耍了，而且还把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话说，在面试柜台出示证件的那一刻，猛然发现自己把面试所需要呈交的文凭副本全都落在家里了。眼看距离面试时间还有5分钟，心里一沉，面试机会肯定泡汤了。都怪自己那糟糕透了的糊涂个性，也不能怨，是活该！我并没有要解释或低声下气地哀求，一副平静的样子：我没有带，接着静待柜台处的负责人宣判：你可以回家了。

出乎意料，对方沉默了片刻说：“你那边等一下。”我于是闪到一边，眼巴巴地看着面试的队伍鱼贯地登记、进入笔试现场。心里盘算着，那位负责人准会在面试黑名单中记下我的名字吧。又过了10分钟，他安顿了面试的人群，回来对我说：“跟我来。”原来他领我到图书馆，然后告诉我：“你自己解决，这里可以影印。”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还是匆匆地把该做的事情办妥。当我再回到笔试现场，他说：“你比其他他人迟开始30分钟，可以晚30分钟交卷。”

就这样，我顺利地搭上了面试的列车，没有被落下。面试结束后，我特别找到了他，非常诚恳地告诉他，我其实非常喜欢教书，我对教学有很大的抱负和热情，我特别感谢他的通融，让我能够参加这次的面试。我还说：“今早引起您的不便，对不起。”他又沉默了许久才这么回应：“你没有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这句话究竟有多少分量？它在我往后十多年执教的日子里仍常常想起。真心喜欢教书育人，就得彻底改过残留身上的糊涂与任性。毕业前夕，我给他——黄荣华讲师打了一通电话，告知他我毕业了，并再次感谢他在面试时，善意地为我留了一道窄缝，让我不至于被拒于师范大门之外。在电话中，简单的几句话，却让我说得断断续续，数度哽咽，也不晓得他是否都听明白了。当初，他对我的善意包容，让我看到另类教育的可能，这也为我日后的教学另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条康庄大道能让我直达那些固执、任性、叛逆的孩子心里，取得他们的认同。

面试顺利通关后，我被派往吉打双溪大年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受训。我们的班导师是亲切善良的林中莺讲师，除了她，负责教导我们中文的还有当时满腹诗书的华文组主任陈晋柳讲师、温文尔雅的林锦丽讲师和幽默开朗的郑雄飞讲师。讲师的认真教学，让我和同班同学得以泅渡美妙的书海，沉浸其间更是乐趣无穷。除了教学的专业知识，他们留在学员心中的还有孜孜不倦的教学热诚和维护华文教育的坚定信念。在僻静贫瘠的校园中，学习华文成为我们流连忘返的一隅乐土。在讲师的推动下，华文学会主办的活动也为我们的平凡的师范生活添上几许色彩。

实习期间，锺明辉讲师的循循善诱也让我的实习过得踏实。视察第一堂课之后，他说：“听说教学不容易发挥，你却把这项技能安排在实习的第一堂课，而且能教出成效，非常难得。”我从来没有想到，一堂普通的听说教学课也能获得这样的好评，自此激发了我对教书的激情，势必把握每一次的教学，挑战自己，以便达致更完善的课堂学习成效。锺讲师在最后阶段最佳实习学员名单中提名我，这份肯定鼓舞着我在往后的教学上精益求精。更令人难忘的是他真切地关心孩子们在我的课堂是否真正获益，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遂鞭策自己时刻谨记教学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尤其需要停下脚步关注后进生的学习进度。

### 在心里为恩师留位置

毕业以后，郑雄飞讲师到我执教的学校视察学弟学妹的实习课，我惊喜地在校园中瞥见郑讲师的身影，开心地趋前与讲师“相认”，话题就从校园内聊到校园外。能以一顿美食喂饱在都城奔波的讲师，我甚感欣慰。毕竟，他的亲切、谦卑、随和，曾经深深地影响着我和班上的同学，让我们不至于初出茅庐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当时，郑讲师教会我的第一个教学原理，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教是为了不教”。最近几年，我渐渐体会这其中的奥妙与体验这层境界之难度。原来，他老早悄悄地把教学的哲理埋藏在我们心中，只是当时我们并无察觉，还天真地回应：“不教”不就是懒惰嘛！可见，昔日是如此的懵懂无知。

上周末，带着学员参与怡保师范学院主办的教育研讨会，再次把握机会与林中莺讲师“相认”。我们聊着旧时的人、旧时的事，拍照留念时，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临别还拥抱了我。在林讲师面前，我感到时间又回到十多年前了，在双溪大年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受训的时候。

而今，看着即将面临关闭厄运的9所师范学院，心中不禁泛起种种无奈。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真实存在的却被沦为“闲置”，这让人情何以堪？回望那些在师范学院学习的日子，这10年间，榜中的哪一所师范学院不是正常运作的？讲师们不都是鞠躬尽瘁地指导一届又一届的学员吗？关闭“闲置”的师范学院，这样的说辞太令人心寒。这个“闲置”的字眼如锋利的匕首，即使不着痕迹地划过胸口，也会渗出鲜血，让人感到痛彻心扉。

上头公布的消息，犹如一把锋利的利刃，刺痛我们的心房。午夜梦回，伤口仍隐隐作痛。这种无视师范学院在培训师资所作出的贡献，让其他机构闲杂人等游走在师范校园内手起手落的指东指西，强行侵占师范校园的领地，这究竟是什么教育逻辑？把讲师们的尊严随意地摊开任外人践踏的行径，看在眼里，心里特别难受！我们这些曾经从师范毕业的，曾经受过恩师指点的，不管将来师范学院的命运如何，我们都要在心里为恩师留一个位置。平反“闲置”说辞，还师范讲师尊严！

# 回憶

## 師範恩師 諄諄教誨

憤慨回應“閑置”說辭

■文／李彥葦（瓜拉立卑）

